

摘錄一九三四年四月二十四日德國刑法

……企圖維持任何組織（繼續黨派之存在）者……

……企圖利用出版物及文件之傳佈以影響羣衆者……

處死刑

原序

這一本書，作者是竭力希望能夠寫得客觀一點的，假如前一代所鼓吹過的那種義俠的風尚，以及公平的處置，還是流行於今日的話，那麼他們的政敵，對於這書中所表現着的無數英雄，也不能不加以相當的敬佩。作者從許多事情中，看出了舊有的公平處置的意識，確然並沒有消滅。然而，有許多事情是找不出證據的，所以在本書中牽涉到的人物、地點、與日期，大都已经略加更改，使那些懷着惡意的人，也無從索引書中所牽涉的人名與地址。至於書中的『我』，那是不需要否認就是作者自己。但是每一件事情，都是經過詳細調查而得到的事實。這本書，我預備獻給那些爲了他們的理想而受苦的人。

地
下
火

第一章

是黑夜。臥室的窗戶臨靠着翠甫斯底街，起坐室的窗戶卻面對着可隆納特街。每一扇窗子前，放着一挺機關鎗——到漢堡去的西面的進路都給遮住了。這裏便是我們這個小小世界的中心。

我仰天躺着，可是闔不上眼，望着黝黑的屋頂，看來像是一件不很平常的東西。這是二月廿七日的夜間——一個岑寂而平靜的夜間。電話的鈴聲震響了，我拿起聽筒來，發現一件出乎意料的事。

『喂，我是奧杜。國會在焚燒了。政府用無線電報告，說是共產黨放的火。他們說在那所屋子裏抓到一個人，只穿一條褲子，可是那上面卻有着他的共產黨證。』

『那太荒謬了。』

『當然，這完全是納粹幹的事。除掉他們，誰會去做呢？在大選前六天，誰會去做這種事？』

我簡直聽得到奧杜的興奮的呼吸。

在那些日子中，許多人說，他們知道有些人在電話中交談，會被人家偷聽的。

一月三十日，希特勒開始執政。本來郵政和電訊，憲法上也載明人民有自由之權，可是從一月三十日以後，這些以及其他的權限都給褫奪了。因此我即刻停止了談話，跟他約了一個會見的地方，便把電話掛斷了。我想站起來，可是我又依舊躺了下去。黑夜不再岑寂；飛巡隊的車輛在街上瘋狂地馳騁着。飛巡隊——這是一個不吉利的字眼。在和平的民間，夫妻兒女，以及各式的車輛，往來地喧擾着。孩子們失望地尖叫，老婦們急欲奔逃，接着我聽到警察的鐵跟的皮靴聲，和被警察的短棒擊倒者的呻吟；當我聽着這個大城市的喘息，我總覺得好像聽着那些躺在石子的城垣裏的民衆，彷彿睡在鋼骨水泥的棺槨中，發着悲慘的喘息。

漢堡是一個工業的城市；這裏的船埠和工廠，都吞噬着民衆。這裏曾經產生過，而且仍然在產生着許多最堅苦最誠默的過去和未來的領袖，所以這裏在不斷地發生着製造歷史的事件。漢堡素來是德國勞動運動的策源地，在愛爾培船埠的汽笛和汽鍋的鳴聲中，工人的組合舉行了他們第一次會議。

可是一切都得重行開始了。奧古斯脫·倍倍爾的那個系統早已消滅。人也改變了。貧窮，暴橫，和困苦，佔領了這一代。可是道德的條律，例如對於社會主義的信仰，對於人道與正義的推崇，依然是不朽的。

國會還在熊熊地焚燒着。國會是隔離得很遠的。那是在柏林，一所黃金的宮闕。我正躺睡在牀上，處於漢堡的衝要的中心，我的心漸漸地沈重起來了。

從牀上跳起來，穿好了衣服，我就走到外面去。今夜這城市是異樣了：跟平時的晚上不同。我即刻能夠說出來；因為那特徵是明顯的。譬如，在平時的夜間，我們可以看到許多可憐的娼妓，蹣跚在僻靜的街道上，用她們的媚笑去勾搭行人，甚至是最愁苦的行人。可是，今夜她們都在一簇簇地談論着，宛如白晝間高貴的婦人；她們漠不關心地把幾個年老的紳士都放過了；她們興奮地說着話，演着手勢；她們甚至不去注意那三個夜間巡邏的警察，在以前，不待他們行近，早已躲到幽暗的門下了。而三個警察，也並不注意那些女人。我注意到他們的制帽，都有皮帶紐在領下的，那也是不吉的朕兆哪。

城北角上起了鎗聲。這本沒有什麼希罕；那是平常的事情。如果沒有，人家反以為有什麼

事情要發生了。但是這鎗聲卻並不停。天空中滿佈着黝黑而密集的雲；在這時候，可隆納特街往常總充塞着懦怯的囁嚅聲和沙沙聲，可是現在卻響着一陣一陣堅實的脚步——起初是疏朗的，漸漸地緊密起來。在灰黃而朦朧的燈光之下，出現着成千的男人和女人。他們並不在低語，却在大聲地說話。來的人愈多，過去的也愈多了。他們是多數不戴帽子的。

我站立着不動，讓他們過去。他們需要些什麼呢？他們為什麼到這裏來呢？誰在領導他們？有些人瞪着眼在瞧我。

從可隆納特街到琴甫斯底街，無數的人羣在流動着。渺小的娼妓，在這巨大的人潮中淹溺了。扭着皮帶佩着手鎗的警察們，不停地在掃開一條可以行走的路。他們與羣衆對望了一會，便一聲不響地各走自己的道路。臉上都顯出驚懼的樣子。

在新琴甫斯底街的彎角處，我轉過身來走進了四季飯店。在地下室的酒排間旁邊，最近成立了一個夜總會，這是漢堡紳士的夜間集會所。一隊小小的樂隊，正在奏着爵士樂，一些客人便在食桌間跳舞。桌布和食桌抹布，都是紅的，而且裝綴得異常的精緻。

城北角上的鎗聲，仍然不時地傳來。那一夜，好幾百人都從牀上跳了起來，而且誰也沒有諫勸他們地，直衝到街上，往來地奔走着，不顧明天還有一天的工作。現在是黑夜，只見一個黝黯的天空。他們究竟在找尋些什麼呢？

他們走過那些警察的面前。皮鞋踏着鋪道，在夜間越顯得沈重。當他們走到琴甫斯底街，脚步都放慢了，跟着便站住在那裏。他們的每一根神經都緊張着，期待着什麼事情要發生，期待着什麼人去指示他們的工作。夜是漆黑的，微微地在刮着風。

可是什麼事情都沒有發生。人羣無助地站立着，期待着。

我走進了夜總會。這裏仍然與平時一樣地擠滿着客人；也同樣地有着熱鬧與清靜的角落。我在那裏找到了瑪克斯和漢勃忒；奧杜在電話中約定。他們必須迅速地趕到這裏的。可是奧杜自己卻還沒有來。

這一夜，當我顧視周遭，總覺得有些兒沈重與懦怯的預示。而這種感覺，實在是我們每個人都有的。什麼事情把這些工人們從酣睡中驚醒，使他們從牀上躍起來，而在街上靜靜地無休止地奔波呢？什麼事情把我們驅使着呢？我簡直不明白。我們自己的命運，我們國家，我們文

化，甚至全歐洲的命運在今夜都被決定了。我們領袖們的罪孽實在是慘烈的，他們毫沒有知道今夜的足以毀壞我們神經的舉動；他們酣睡着；他們睡在牀上；他們一點也不知道。當他們從睡夢中醒來，便一起給抓去了。罪孽嗎？那真是悲劇哪！

瑪克斯是一個短小的人，穿着一襲褶皺了的灰色外套；頭髮很凌亂，而行動很急遽的。他是漢堡地方一家古老書鋪的夥計。現在他正俯視着桌布，兢兢地把一塊麵包，研成了碎屑。

漢勃忒開始說話了。他正和瑪克斯相反，是一個身材碩大的人，有着一頭梳得很整齊光亮的頭髮，從前額直刷到後邊去的，樣子很坦白而直爽，看去是一個整潔而有趣的人。也許有人會在你跟前反對他；他們以為信任他是不智的，因為他有些兒『不健全』。可是我倒以為對於任何事情都覺得並不神聖的人，總比那些對於任何事情都覺得神聖的人，來得多明白一點事理。我是喜歡漢勃忒的。他是一個天才的演員，在金錢與天才方面都很浪費的，然而他是一個很好的人。他被大家公認為國會中一個柏林社會主義議員的親密的朋友，那議員在總統宮堡中參與過多次政治的活動，而從不願意把問題弄得棘手，但他自己，卻拒絕參加一切的政黨。

當我們坐在夜總會裏的時候，周圍的人一定以為漢勃忒帶了兩個老同學來見識見識他所活動的社團。

『好的，好的！』漢勃忒搓着手，說：『現在我們可以看些有趣的事情，那種遊戲正在進行了。會不會就是戈林他自己，把國會焚燒的呢？假如是他做的，那是聰明的！納粹的聲望要降落了。可是底下的火燄引了起來，他仍然會上去的。』

『上去了』是一句隱語，在某些圈子中表示被警察抓去的意思。這時候，並不在傾聽他們說話的瑪克斯，忽然很驚訝地，望着：『誰上去了呢？』他這樣問。

於是我們都望着奧杜。他很拙笨地在舞客中擠出一條路；這不是他的中心。我卻高興地看着他，因為我對於他，比對任何人都歡喜。他是我的朋友。他的手是粗糙的。失業了六年，在五個月前纔找到一個汽車公司的工人的職位。假如他穿得好一些，同時更能夠注意一點修飾，那麼在這一羣中，他一定會被大家熟識的，因為他有一付曬褐的臉，一個結實的身體，一雙清澈的大眼睛，一張富有決斷的嘴，以及剛毅的笑，完全是一個康健的人。

我永遠忘不了那一夜。這是以後許多危險的夜間的開始，我們坐在那裏的，一起有四個

人；等到那許多夜間告終以後，我們這四個人中，一個是死了，一個是瘋了，另一個卻成就了偉大的人物。

『我們要作些什麼呢？』瑪克斯問。大家都緘默着。漢勃忒卻把身體稍稍向前傾轉一點，這樣答道：『我們一定要切實知道，各政黨所抱的態度。』

音樂隊奏着爵士樂；客人都去跳舞了；我們卻仍然談着話。在一支樂曲終了的時候，我們聽到琴甫斯底街上傳來的合唱。他們在那邊咆哮着：『麵包！麵包！麵包！』街頭的廣場，被警察梭巡驅逐得非常清淨了。

我們向聖保里走去，在米倫索大家分手了。瑪克斯回家。他把靠街的門閂上了，走上樓梯，推開一扇通到他自己寓所的門——那是一組陳設得非常簡單的房間——從廊裏走到他自己的門口，悄悄地把門推開了，扭亮了電燈。不料在他面前站着兩個人，手裏都有手鎗，而且向他瞄着。這樣，他就給抓去了。

我們這一代的年青人，到了夜間，會往那裏去呢？他們是怎樣度過春宵的是不是約了女性去逛公園？是不是到旁的地方去玩要？他們會不會去跳舞，或者討論人生方面命運方面的

不道德的問題，以消磨長夜呢？不，那是絕對不會的。年紀在二十至三十中間的年青人，既不會跳舞，又不會討論人生問題，他們對於宇宙間大自然的美，毫不注視，而且也毫無感情。古舊的歐洲的年青人，已經轉向於政治。政治於他們，足以代替大自然，愛，美，和宗教了。

我只表示了這樣的主張，卻並沒有述及這種發展之是否良好與有利。其實，時勢所趨，年青人也必然會那樣的。在嚴肅的一九三三年，生活在德國的年青人，不僅失去了精神的家庭，而且他們很知道，假如沒有政治的興趣，將會失去未來的機會。

因此，與杜漢勃忒與我，參加了三種不同的政治集團。漢勃忒加入了社會主義青年團。這是社會民主黨裏一個重要的組合；他以爲他們的意義與影響都是很重要的。與杜到船埠去了。我便進了印屈拉咖啡館，那家咖啡館是在漢堡與亞爾杜那鄰近的弗蘭哈特街上。我們三個人都問着，甚至幾百萬人都在那一夜問着同樣的問題：『我們要作些什麼呢？』

歷史也問着這樣的問題：『那一夜究竟作了些什麼呢？』當時德國的政治情形是很難估量的。國會中最右派的國社黨，被大眾反對了十四年，可是在總統的緊急法令之下，居然與國民黨共同取得了政權。所有其他的政黨，自民主黨，社會黨，以至於共產黨，皆被反對了。當與

登堡在一月三十日任命希特勒爲總理之後，『那個領袖』即刻把國會解散而下令三月五日重行改選。

共產黨和社會黨，他們估計着自己候選人祇及全數的一半，而對於反對希特勒這一點，尙未獲得充分的團結。所以，共產黨在一月三十日舉行過一次大規模的總罷工。而社會民主黨，則恪遵民主的條規，靜候着三月五日國家的裁判。

這種裁判，希特勒是不敢期待的。一九三二年九月的大選，顯示出國社黨已臻全盛時期，而其擁護者的人數卻在漸漸地減少。旺圖之前，希特勒至少要想有所舉動，以陷害他的敵人。對於他，這實在是『萬分急需』的事。

這便是國會焚燒的緣故。那夜焚燒以後，希特勒政府便斷定國會的縱火案，純係共產黨主犯，而社會黨同謀的。政府並向全國人民詔告，務須與罪犯隔離。爲左派的重要領袖準備了許多時候的拘票，在那一夜發出了；他們所有的報紙，集會，公告，宣言，都給嚴厲地禁止。到今天我們都可以回憶起來，回憶到國社黨統治下的最高法院，判決共產黨對於國會縱火案簡直全無關係，而社會黨更毫不相涉的時候，對於那一夜用民族道德來詆毀敵黨的那種無所顧

忌的樣子，我們不能不目瞪口呆了。

從一月三十日到三月五日這許多天，好像夢魘般地過去。以前的束縛都被掙脫；以前的評價也給破壞了。社會上不再有朋友，昆弟，和公民；祇有用各種蠻橫而狡黠的手段來劫取政權的國社黨，與站在另一面的我們這一羣——各黨派的同志，以及沒有黨派的人。

我們將做些什麼呢？殺戮嗎？吶喊嗎？逃遁嗎？屈服嗎？我們決不能規避的。我們將做些什麼呢？

五千個共產黨領袖和知識份子都在那一夜給抓去了，因此也許應該吶喊，而德國羣衆也許即刻會響應起來的呼聲，終於是沈寂着。但是共產黨對於誣陷他們爲國會縱火犯的『決斷』提出了很嚴重的抗議。而別的黨派，則還沒有明顯的表示。

我們人民，卻被無援地拋撇在國社黨瘋狂的洪水前；被拋撇在德國廣漠的土地上……
印屈拉咖啡館，在虛默克路彎角的弗蘭哈特街上，周圍都是些相仿的咖啡館。你走上了樓梯，便到一間很大的客廳，屋頂下掛着一個氣球似的陰暗的東西。燈光從那東西中照射出來，把整個屋子照成半明的色彩。桌子上也放着陰暗的燈，背後有一個大象的影子，落在兩尊

用銀紙糊成的破碎的佛像間，前面是一隊沒精打采地奏着樂曲的樂隊。客廳中擠滿了人，尤其在中央跳舞的地方。

印屈拉咖啡館吸引了許多從巴倫斐爾特造紙廠，亞爾杜那的水泥廠，以及從亞爾杜那到漢堡這一帶貧苦的女孩子。輪到四點到十一點的女工，她們一散了工就到這裏來；輪到早晨九點到下午四點的，那麼就來得早些，去的也早些。那些女孩子是勞動過度，臉色蒼白；衣服太短；而過長的腿又是沒有樣子的。她們的眼睛，好像小孩子的眼睛，有着一種可怕的急切的欲求，想吃一頓晚餐，想得快樂，想邂逅一個銀幕上的英雄。終宵不輟地跟她們輪流跳舞的是些聖保里的市民，那是專門到船埠附近一家只賣三毛錢門票的電影院裏去看戲的失業者，年青與年老的龜鵠以及水手和同性。還有一兩張桌子，常被黨人所佔據，他們以為冒險到這裏來休憩，實在是相當勇敢的。

這家咖啡館還以特闢樓廂放映舊的默片為號召；進去不需門票，而裏面是幾乎完全黑暗的。這裏是泊埠船隻上的中國廚伙和洗衣工人，以及城內中國工人的常到之所。他們跟工廠裏的年輕白種女子一同坐着，當音樂靜止以後，你可以聽到他們的絮語。

我有幾個熟人也常到這裏來。我穿過一排排的桌子，在黑暗中蹣跚着，看見丑角卓別麟映現在我面前的銀幕上。當我從光流中抬頭，什麼都看不清楚了。有人抓住我的手臂，引我到一個座位上。在黑暗中定睛一看，原來我已坐在約翰與史的中間。他們的關係是妻舅，可是各不相助地都已成爲黨的領袖了。我們握了握手。在前面的銀幕上，在比普通桌布稍大一些的銀幕上，一張卓別麟的舊片搖曳着映過了。我向四周看了看。我們坐在三隻一排的甲板椅子上。後面的一排，一個中國人正在跟一個黃髮碧眼的女子低語着；在前面，都是些桌子，因此我們看不清楚前面幾排上是不是還有人。我們的左邊有一堵黯黑的牆，右邊是一條通路。

史的報告，剛巧結束。我聽到他粗暴的聲音：『凡倫丁斯岡街還是很好的。我們必須等待着。』音樂隊奏着探戈舞曲。到處響起了跳舞者的脚步以及談笑的凌亂的聲音。在一條漢堡最古老的街道，凡倫丁斯岡街上，有着華沙區的共產黨辦公室。這一條街，從前住着漢堡的貴族，可是現在已經變成從漢堡的中心到聖保里陋巷間的一條最主要的動脈。有着美麗的花園的貴族舊邸，早已變作有曬場的出租住家了。從地窖到雕飾的樓面的牆壁，已被擊落，這裏就是共產黨的總部和共產黨報漢堡民衆的編輯辦公室。那份報紙就在地下室中印刷的。而

編輯的辦公室，在阿爾杜那也有一處，因此這份報紙即使在普魯士被禁止發行，也仍然可以在漢堡出版；反之，在漢堡被禁止呢，那可以在普魯士發行。

音樂停止了。但是我們還間歇地聽到一種關開之聲。接着便是一陣喇叭聲，於是一對男女出來跳舞了。

「你把總部收拾好了嗎？」我這樣問。

史遲疑着。「我很不安。所有我們跟柏林間的交通都給破壞了，我們簡直跟他們絕對不能夠接觸。我到這裏來了四點鐘，可是還不知道這裏發生了什麼事。我猜想他們，一定有大多數人在柏林給抓住了。可是我不明白。既沒有回音，又沒有命令。這倒可怕呢。」

約翰柔和地笑了笑。「沒有什麼可怕，」他說。「反之，事情已在漸趨複雜了。假若你早已神經失常的話，朋友，那麼看着我們開始了這種不法的工作，你將作些什麼呢？難道爲了政敵要我們那樣做，因此就甘願放棄我們十五年來的主張和工作，甚至放棄我們的政黨嗎？我們必須堅決我們的意志。倘若柏林方面的工作停止了，那麼我們還是要進行別處的工作。但是無論如何我們須將凡倫丁斯岡街的總部收拾起來。即使這次祇是一個不確的警報，我們也